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清史稿

出版社

●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【民国】赵尔巽等撰
许凯等标点

清史稿

卷二八二——卷三一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清史稿卷二八二

列传第六九

姜希辙 余缙 德格勒
 陈紫芝 笏重光 任宏嘉
 高层云 沈恺曾 龚翔麟
 高遐昌

姜希辙，字二滨，浙江会稽人。明崇祯间举人。顺治初，除温州教授。五年，以瑞安知县缺员，令暂摄。郑成功兵来犯，攻城，希辙督民守，遇事立应。援至，破成功兵齐云江上。九年，迁直隶元城知县。畿北饥，流民至者日以万计。逃人令方严，民虑溷入为累，辄拒不予食。希辙令察非逃人，使垦县中荒田，田辟，饥民以活。善决狱，民称之。

十五年，授工科给事中。吏得盗，自列义王孙可望家人，为买马，镶白旗丁为之因缘。希辙疏言：“可望来归本朝，湔涤不暇，尚敢收亡命相关通？身为旗丁，岂复应桀骜冒法网？夫盗有根柢，有党羽，臣请收义王家人及旗丁穷治之。”上下其疏，罪人皆抵法。国初考功法，获逃人、辟荒田、督运漕粮，皆躐等升擢。希辙疏争非政体，不当开幸进。上方严罪贪吏，吏往往曲法罚缓。希辙疏言：“例赎杖分有力无力，所轻重不过铢两间。今乃倍五倍十，不拘成数，不应则敲朴随之。是昔以罚省刑，今以罚济刑也。”命仍如定例。

十七年，上诏求言，希辙疏言：“臣闻君臣一德，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，为人臣诿卸责地也。臣观今日积习病根，大要有二，巧于卸肩者，假详慎以行推诿。畏于任事者，饰持重以蹈委靡。请进一德之箴，为中外诸臣诫。”师自江西下广东，州县供亿繁重。南赣巡抚报曲江、始兴两知县同时自戕。希辙疏言：“大兵所集，米豆、草束、槽饷、釜镬，自所必需。然先时传檄，使之预备，供亿虽艰，何至捐赆？行兵不严，责在总督，立法不预，责在巡抚，二者必居一于是。请飭察究。”寻更历兵、礼二科。时会计法严，钱粮完欠，每项各限十分定考成，条例繁赜，有司救过不给。希辙疏请：“总归十分，以一岁之征收，计一岁之款项，起讫既清，稽核亦便。”自此部计稍纾，有司得久任。

康熙元年，考满，内升，回籍待缺。九年，诣京师，复授户科都给事中。具三疏，请增科员。请令巡抚得辖兵，防地方窃发。请缓奏销之期，使催科不迫。迁顺天府丞。遭父丧归。十七年，授奉天府丞。乞养母归。三十七年，卒于家。

余缙，字仲绅，浙江诸暨人。顺治九年进士，授河南封丘知县。兵后流亡未复，弃地弥望，朝议兴屯，设道厅董之。民田征赋，屯田征租，租视赋为重，民弃屯不耕。府县吏急考成，以屯租散入田赋，民失业。总督李荫祖行部至县，缙导观民间困苦状，荫祖疏闻，兴屯道厅悉罢。十七年，行取授山西道御史，乞养归。起河南道御史。

康熙初，郑成功已死，其子锦屯厦门。有议弃舟山者，缙上疏争之，略谓：“浙江三面环海，宁波尤孤悬海隅，以舟山为外藩。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？江海门户。敛手委之逆竖。夫闽海祇一厦门，数万之众，环而攻之，穷年不能下。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。”福建总督李率泰议迁海滨居民，缙复疏争之。略谓：“海滨之民，与贼狎处。一二冥顽贪狡，嗜厚利，通消息，以相接济者，固未必无之。但据所称排头、方田诸处，民或盗牧马，或缚穷民潜送厦门。当此两军相望，巡徼严密，虽有奸宄，安能飞渡？是其号令不肃，

已可概见。”又云：“派拨舵工、水手，公然不应。海上舵工名曰‘老大’，其人必少长海舟内，外洋岛屿径路，靡不熟历，而后驾风使舵，操纵自如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，视同里役，横加金派？彼即勉强应役，技既不精，心复叵测。万一变从中起，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于何地？”两疏语皆切至。

圣祖亲政，顺治间建言诸臣坐迁谪者，次第赦还，惟议及逃人不在赦例。居数年，诏宽逃人禁。缙疏请敕部察当日建言被谪诸臣，存者召还录用，歿者归葬赠恤。寻命巡视长芦盐政。以改葬乞归。二十八年，卒于家。

缙廉而能，治事尤持正。妖人朱方旦言祸福，朝士多信之。缙曰：“此妄男子耳，于法当诛。”方旦卒坐死。

德格勒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康熙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擢侍读学士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、掌院学士。李光地亟称其贤。圣祖时，召见讲论经史，尝扈从巡行。大学士明珠柄政，务结纳士大夫，将馈金为治装。德格勒以装具，固辞不受。会久旱，上命德格勒筮，遇夬。问其占，曰：“泽上于天，将降矣，而卦义五阳决一阴。小人居鼎铉，故天屯其膏。决去之，即雨。”上愕然，曰：“安有是？”德格勒遂以明珠对，明珠闻，大恶之，时以蜚语上闻，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。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，故并嫉之。二十六年，光地乞假归，入辞，面奏德格勒、徐元梦学博文优。逾月，上召尚书陈廷敬、汤斌等及德格勒、徐元梦试于乾清宫。阅卷毕，谕曰：“朕政暇好读书，然不轻评论古人。评论古人犹易，评论时人更难，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，朕心不谓然，故召尔等面试。妍媸优劣，今已判然。学问自有分量，毋徒肆议论为也。”二十七年，明珠罢。

未几，掌院学士库勒纳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，并与徐元梦互相标榜，下刑部论罪。故事，起居注数易稿然后登籍，德格勒所删易者，实未定稿也。献上前论，命改监候秋后处决，徐元梦亦坐遣。语详《徐元梦传》。光地还京师，上命尚书张玉书等以德格勒试卷示九

卿，并诘光地。于是玉书等奏称德格勒文实鄙陋，光地亦以妄奏引罪，命从宽免究。德格勒寻遇赦，释归本旗。卒。

陈紫芝，字非园，浙江鄞县人。康熙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改陕西道御史，力持风纪，绝外僚馈遗。巡视南城，捕大猾邓二置诸法。疏言：“朝章国典宜画一，民间冠婚丧祭未有定制，请编纂礼书，颁行天下。”又请裁屯卫：“以屯务属州县，则田赋可核逃盗可清。”诏并允行。

时督、抚、监司皆由廷臣保举。湖广巡抚张汧，大学士明珠所私也，恃势贪暴，言路莫敢摘发。二十六年，紫芝上疏劾之，言：“汧莅任未久，黠货多端，凡地方盐引，钱局、船埠，靡不搜括，甚至汉口市肆招牌，亦按数派钱。当日保举之人，必有贿赂情弊，请一并敕部论罪。”上命夺汧官，遣直隶巡抚于成龙、山西巡抚马齐、副都御史开音布往按治。复谕廷臣，谓汧贪婪无人敢言，紫芝独能弹劾，即予内升。成龙等按得汧以前官福建布政使亏帑令属吏弥补，又派收盐商银九万，上荆南道祖泽深婪取于民又八万，献，上，论绞。保举汧为巡抚者，侍郎王遵训、学士卢琦、大理寺丞任辰旦，皆坐夺官。擢紫芝大理少卿。每献狱，稍涉矜疑，即为驳正，多所平反。

紫芝以峭直受上知，同朝多侧目。无何，卒。或传紫芝一日诣朝房，明珠延坐进茗，饮之，归遂暴卒云。

笄重光，字在辛，江南句容人。顺治九年进士。自刑部郎中考试御史。巡按江西，与明珠忤，罢归。初，郑成功犯镇江，重光縋城乞援。事平，赐御书榜。卒，祀乡贤。

任宏嘉，字葵尊，江南宜兴人。初以举人官行人。康熙十五年，成进士。十八年，考选江南道御史。巡南城，疏言：“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，庶人知向学。”又言：“学道不惟受制藩司，抑且受制知府。盖府道阶级不甚悬，无以资表率。部郎声望不甚重，又无由达封章，求其公明，实不可得。乞重其选。”改巡北城，疏陈五城应行事，谓：

“盗风未靖，由保甲不行。稽察未清，由旗、民杂处。司坊未洁，由劝惩不当。”又言：“州县昏夜比较，乡民托宿无地，饥寒受杖，往往殒命。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，受签役横索之累。”又言：“朝廷清丈，所以为民，而藩府驳册，上下动费累百。津梁有关，所以御暴，今水港皆设巡拦，旱路亦行堵截，检索至负担，税课编鸡豚。”所言皆痛切。宏嘉一日巡城，有锦衣骏马突其前，诃叱之。隶卒白曰：“此王府优也。”宏嘉趋王府，索优出，杖之四十。上闻，直宏嘉。由是贵戚敛迹，毋敢玩法。

寻掌山东道，兼江南道如故。上十渐疏：“一曰，朋党交结之渐。始因交际为馈遗，渐以爱憎成水火。二曰，奢侈僭逾之渐。物力既殫，等威亦紊。三曰，文武讦讟之渐。督、抚、提镇挟私互讦，小吏效尤，何以使民无讼？四曰，绅士吹求之渐。有司视如仇讎，奸民以为鱼肉。五曰，上下奉违之渐。国家良法美意，奉行者徒有虚文，过当者反成弊政。六曰，名器混淆之渐。为生养万民计，守令宜用正途。七曰，常平侵渔之渐。贮谷久易浥损，又难盘察，不若听民输钱，数易稽而无朽蠹。八曰，河工兴建之渐。从古无不徙之河，治河惟去其太甚，不必议开议塞，借一劳永逸之辞，为逐利幸功之术。九曰，情罪过当之渐。如逃人止于鞭刺，过宿反至窜流，轻重不平，枉诬尤甚。十曰，积习胶固之渐。升迁则赶缺压缺，处分则忽重忽轻，视为故常，营竞特甚。”复疏论铨政不平，并下部议行。三十三年，迁奉天府府丞，兼学政。转通政司参议，署通政使。丁母忧归。服阕，病目，卒于家。

宏嘉素慎，疏上言过直，辄战栗。或曰：“子蕙若此，何如不言？”曰：“宏嘉之战栗，气不足也。然知其当言，不敢欺吾心，尤不敢负吾君耳。”

高层云，字二鲍，江南华亭人。康熙十五年进士。授大理寺评事。二十五年，授吏科给事中。二十六年，太皇太后崩，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。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，跪移时，李之芳

年老，起而跽。层云曰：“是非国体也。”即日疏言谓：“天潢贵胄列坐，大臣礼当致敬。独集议国政，无弗列坐，所以重君命，尊朝廷也。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，太皇太后在殡，至尊居庐，天威咫尺，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。大学士为辅弼大臣，固当自重，诸王亦宜加以礼节，不可骄恣倨慢，坐受其跪，失藩臣体。”疏入，上曰：“朕召大臣议事，如时久，每赐垫坐语。今大臣为诸王跪，于礼不合。”下宗人府，吏、礼二部议，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，不得引身长跪，著为令。

二十八年，京师旱，诏求言。层云疏论江、淮间行屯田扰民，请急停苏民困，上嘉纳之。迁通政司参议。二十九年，迁太常寺少卿，卒官。

沈恺曾，字乐存，浙江归安人。康熙二十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。三十年，改山东道御史。喀尔喀率属内附，上亲出塞拊循。恺曾疏言：“巡行口外，为蒙古诸臣定赏罚，编户口，安插新附。但圣躬远出，间关崎岖，乘舆劳顿于外，群臣晏息于家，臣心何安？宜遣部院大臣经理，令逐一奏闻，仍与皇上亲行无异。乞传旨暂缓此行。”疏入，不报。上还京师，召恺曾入对，赐宴。三十五年，上亲征噶尔丹，岁暮，以余孽未靖，复出塞。恺曾复上疏请回銮，语甚剴切。

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有母丧，命夺情视事，光地请给假九月，言路大哗。恺曾疏言：“学臣关系名教，表率士子。使衰经者衣锦论文，其何以训？宜令终丧，以隆孝治。阁臣职司票拟，理应委曲奏请，始不当有在任守制之票，既不当有仍遵前旨之拟。科臣职司封驳，阁臣票拟不当，科臣缴旨覆奏，固其职也。乃亦复默然，不知其所谓封驳者何在也？臣不敢以妄拟阁臣为嫌，劾奏央列为咎。”疏入，下九卿议，寻用彭鹏言，令解任在京守制。陕西提督孙思克请令富民纳粟佐军，恺曾论奏乞敕部停止，上是之。

入台七年，疏数十上，伉直敢言。历掌山西、江南浙江、河南道事，管登闻院。三十八年，巡两广盐课，多惠政，商民德之。报满留任一年。还京，复掌山西道。丁父忧，以广东运使罢误事连坐，罢官。

四十四年，上南巡，召试行在称旨，赐御书。寻卒。

龚翔麟，字蘅圃，浙江仁和人。父佳育，字祖锡。自龙骧卫经历出知安定县，又自兵部郎中出为分巡通水道佥事，擢江南布政使，所至有声绩。入授光禄寺卿，命修《赋役简明书》，未竟。卒。

翔麟自副贡生授兵部主事，出榷广东关税。沿海诸税口，远者去省二千里，吏役苛索，商民重困。翔麟严其禁，并移行府县察究。康熙三十三年，考选陕西道御史，遂疏请以诸税口交府县征收，著为令。

寻命巡视西城。大学士熊赐履以误拟旨罢，复起为吏部尚书。翔麟疏劾：“赐履窃讲学虚声，前因票拟错误。嚼毁草签，卸过同官。皇上从宽。放归田里。旋赐起用，晋位冢宰，毫无报称。其弟赐瓚包揽捐纳，奉旨传问，赐履不求请处分，犹泰然踞六卿之上。乞赐罢斥。”右通政张云翮，故靖逆侯勇子。勇妻李卒，云翮不居丧。翔麟疏劾：“云翮纵非李出，嫡母、继母并制三年，岂可视为陌路？乞严加议处，以儆败类。”云贵总督赵良栋讨吴三桂，定云南，以叙功未允，为部下乞恩，屡有求请。翔麟疏劾：“良栋效力行间，悉由皇上指授方略。荡平后叙功，既经廷议，重以睿裁，轻重无不允当。事阅十年，而良栋犹哓哓不已，妄肆荐扬，市恩于众，借矜己功。且越例求赐庄田、房屋，言词狂悖，大不敬。乞下所司定罪。”赐履雅负清望，良栋功臣，云翮功臣子，翔麟论列无所避，以是得直声。俄又劾赐履及侍郎赵士麟乱铨政，条列以上。

官御史十年，乞归，贫至不能举火，萧然不改恒度。寻卒。

高遐昌，字振声，河南淇县人。康熙十五年进士，授湖南龙阳知县。以屯赋重，请减与民田同额。父忧去。服阕，补广东东莞知县，历茂名、信宜，护高州知府，皆有声。行取，擢刑部主事，累迁户部郎中。

四十六年，授户科给事中。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托合齐恃权不

法，给事中王懿德列款疏劾。上方幸热河。遐昌诣行在继劾之。略言：“托合齐欺罔不法，经懿德纠参，臣又何敢置喙？伏念其所以横恣，皆缘握权太过。自督捕裁，而所辖三营改归提督，悍将骄兵，毫无忌惮。请仍归兵部择司官督率，考勤惰、禁勒索，营务防汛，昼夜巡逻，即有奸匪，不得妄牵无辜，私刑酷讯。提督干预词讼，奸民构弁兵，择人而噬，民不聊生。请仍归大、宛二县，五城司坊、巡城御史以及府尹、治中。逃盗命案，归于刑部，一秉国法。提督管理街道，纵其兵丁肆为贪噬，势压官民。请五城分治，仍归司坊。每年工部保题司官督理，庶法官守制，无复轶越。此皆本朝旧例，当归所司，防微杜渐，不致成积重之势。”疏上，上以巡捕三营并步军统领，非自托合齐始。司坊管街道，畏惧显要，止知勒索铺户，故亦归并步军统领。今既累商民，即以遐昌兼管，期一年责以肃清。遐昌既任事，革除陋规，街道沟渠次第平治，兵民以安。两届报满，仍命接管。

托合齐阴谋报复，欲伺隙中伤。五十年，上自畅春园还，见内城街道被侵占甚窄，召托合齐诘责之。托合齐奏外城尤窄。命尚书赫碩色等察勘，托合齐故引视僻巷，民居占官街得三百余间，谓皆遐昌任内所造，逮下刑部狱。尚书齐世武，托合齐党也，将刑讯，主事蒋晟持不可。乃议遐昌以官街邀民誉，应发奉天安置。托合齐党复哗，言遐昌受赂。严讯家属，定爰书，谓据供虽未受赂，但风闻街道旧规，铺户修房，每间与胥役钱二三百，以此例之，房三百余间，计钱七百五十千，当枉法赃律处绞。朝审，具冤状。尚书王掞、李天馥谓遐昌廉能为上知，宜从宽典富。宁安赞之，狱乃缓。会托合齐以病乞假，隆科多摄其职，因言托合齐罔上行私，横恣贪婪，及诬陷遐昌状。上命释遐昌，都人争赴狱舁之出，拥赴阙谢。及出都，送者填溢，醵金完悬赃。遐昌归，未几卒。

论曰：康熙间以直言著者，魏象枢、郝浴、杨素蕴、彭鹏、赵申乔辈，敍历中外，卓然为名臣。希辙、缙，自世祖朝已在谏垣，有献替。宏嘉论十渐，层云争国体，陈义皆甚高。若德格勒、紫芝、重光忤明

珠、恺曾弹李光地、翔麟论熊赐履、赵良栋、遐昌抗托合齐，虽所纠绳贤不肖不同，謇謇匪躬，不为名慑，不为势挠，谥为“遗直”，殆无愧欤。

清史稿卷二八三

列传第七〇

觉罗武默讷 舒兰 拉锡

拉锡子旺札尔 孙博灵阿

图理琛

何国宗

觉罗武默讷，正黄旗人，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。顺治四年，授世职拖沙喇哈番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，擢一等待卫。康熙六年，授内大臣，管佐领。

十六年，命偕侍卫费耀色、塞护礼、索鼐瞻礼长白山，谕曰：“长白山祖宗发祥之地，尔等赴吉林，选识路之人，瞻视行礼，并巡视宁古塔诸处，于大暑前驰驿速往。”五月己卯，武默讷等发京师。己丑，至盛京，东行。戊戌，至吉林。询土人，无知长白山路者。得旧居额赫讷殷猎户岱穆布鲁，言其父曾猎长白山麓，负鹿归，道经三宿，似去额赫讷殷不远。自吉林至额赫讷殷，陆行十日，舟行几倍之。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运米十七艘诣额赫讷殷，先发，并令协领萨布素护武默讷等行。六月丁未，武默讷等携三月粮，陆行经温德亨河、库埒讷岭、奇尔萨河、布尔堪河、纳丹弗埒城、辉发江、法河、卓隆鄂河，抵讷殷江干，米亦至。乃乘小舟，与萨布素分道行，溯讷殷江逆流上。

丙寅，会于额赫讷殷。一望深林无路，萨布素率众前行，伐木开道。遣人还告，行三十里，得一山，升其巅，缘木而望，长白山乃在百

余里外，片片白光如积玉，视之甚晰。戊辰，武默讷前行。己巳，遇萨布素于林中。壬申黎明，大雾，莫辨山所向。闻鹤唳，寻声往，遇鹿蹊，循行至山麓，见周遭密林，中间平迤圆绕，有草无木。前临小林，尽处有白桦木，整若栽植，及旋行林外，仍弥漫无所见。跪诵敕旨，拜毕，雾开，峰峦历历在目，登陟有路。遥望之，山修而扈，既近，则堂平而宇圆，向所睹积玉光，冰雪所凝也。山峻约百余里，巅有池，环以五峰，其四峰临水拱峙，正南一峰稍低，分列双缺。池广袤约三四十里，夹山涧水喷注，自左流者为松花江，右流者为大小讷殷河，绕山皆平林。武默讷瞻拜而下。峰巅群鹿奔逸，仆其七，坠武默讷等前。时登山者正七人，方乏食，谢山灵赐。却行未里许，歔然雾合。癸酉，还至前望处，终不复见山光。七月庚辰，至恰库河，马疲甚。甲申，自恰库河乘舟还，经色克腾、图伯赫、噶尔汉、噶达浑、萨穆、萨克锡、法克什、多珲诸河，至松花江。八月丁未，还吉林，巡视宁古塔诸处。乙丑，还京师。

疏闻，诏封长白山之神，秩祀如五岳。十七年，命武默讷赍敕往封，岁时望祭如典礼。十九年，召入养心殿，命工绘其像以赐。谕曰：“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，以昭恩宠。”二十九年，卒，赐祭葬。

舒兰，纳喇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父敦多哩，官刑部侍郎，兼佐领。坐鞫总督蔡毓荣罪，附和尚书希福从轻比，夺官，戍黑龙江。

舒兰自理藩院笔帖式迁主事。康熙三十八年，从侍郎满丕、都统乌达禅等，招降巴尔瑚三千余人，安置察哈尔游牧地，编隶佐领。未几，巴尔瑚佐领额克图叛，戕察哈尔副总管阿必达、骁骑校班第，掠马驼以遁。上命喀尔喀公锡卜推哈坦等率蒙古兵追剿，舒兰持檄传示蒙古诸贝勒台吉，并征察哈尔、厄鲁特兵，从乌达禅会剿，禽其渠。迁内阁侍读。

四十年，命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，谕曰：“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，其发源处人迹罕到。尔等务穷其源，察视河流自何处入雪山边内。凡经流诸处，宜详阅之。”四月辛酉，舒兰等发京师。五月己

亥，至青海。庚子，至库库布拉克。贝勒色卜腾札勒与偕行。

六月癸亥，至鄂棱诺尔。甲子，西行至札诺尔。鄂棱周二百余里，札棱周三百余里，二诺尔距三十里许。乙丑，至星宿海，蒙古名“鄂敦塔拉”，星宿海之源，小泉万亿，历历如星，众山环之。南有山曰古尔班图勒哈，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赫，西有山曰巴尔布哈，北有山曰阿克塔齐勒，东北有山曰乌阑都什，蒙古总名曰“库尔坤”即昆仑也。山泉出自古尔班图勒哈者，为噶尔玛塘。出自巴尔布哈者，为噶尔玛楚木朗。出自阿克塔齐勒者，为噶尔玛沁尼。三山之泉，溢为三支河，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。三河东流入札诺尔，札棱一支入鄂棱诺尔，黄河自鄂棱出。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，渊沦潏绕，不可胜数，悉归黄河东下。

丁卯，舒兰等自星宿海还，舍故道，循河流东南行，己巳，登哈尔吉山，见黄河折而东，至库库陀罗海山，又南绕萨楚克山，复北流，经巴尔陀罗海山之南。庚午，达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，山最高，云雾蔽之，不可端倪。蒙古人言长三百余里，有九高峰，积冰终古不消。常雨雪，一月得晴仅三四日。舒兰等自此返。壬申，至锡喇库特勒，又南过僧库尔高岭，更百余里，至黄河岸。见黄河自巴尔陀罗海山东北流，经归德堡北、达喀山南两山峡中，流入兰州。自京师至星宿海，七千六百余里。宁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，天气渐低，地势渐高。人气闭塞，行多喘息。九月，还京师，具疏述所经，并绘图以进。

上谕廷臣曰：“朕于古今山川名号，虽在边徼遐荒，必详考图籍，广询方言，务得其正。故遣使至昆仑，目击详求，载入舆图。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，众泉涣散，灿如列星，蒙古谓之‘鄂端塔拉西’，西番谓之‘索里玛勒’，中华谓之‘星宿海’，是为河源。汇为札棱鄂棱、二泽。东南行，折北复东行，由归德堡、积石关入兰州，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。”舒兰累擢内阁学士。四十五年，命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。回京得风疾，遣太医诊视。越二年，疾复发，乞休，许解任调治。五十二年，疾愈，起故官。是年以万寿恩典，复其父敦多哩故秩。寻迁工部侍郎。未几，坐事，降三秩调用。

五十九年，卒。

拉锡，图伯特氏，蒙古正白旗人。自亲军校三迁二等侍卫，偕舒兰穷河源，进一等。雍正初，累擢本旗都统。以治事明敏，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，授议政大臣。拉锡谙习旗务，奏事辄称旨，累被褒嘉，加授拖沙喇哈番。四年，以隐匿乌梁海事，尽削官职，降授一等侍卫，管太仆寺卿。寻仍擢镶白旗满洲都统，送署江宁将军、天津满洲水师都统，授领侍卫内大臣。卒。

子旺札尔，初授侍卫，袭世职。使从侍郎阿克敦与噶尔丹定界。如苏州、如浙江按事。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、理藩院侍郎、御前大臣。命赴金川察沿途驿站。金川平，擢领侍卫内大臣，卒，谥恪慎。

孙博灵阿，袭世职。初授侍卫，累迁正蓝旗蒙古副都统。从征金川，攻当噶尔拉，扑碉受创，卒。赠都统衔，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，图形紫光阁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，高宗命侍卫阿弥达诣西宁祭河神，再穷河源。还奏：“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，更西有巨石高数丈，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。蒙古语‘阿勒坦’为黄金，‘噶达素’为北极星，‘郭勒’为河，‘齐老’石也。崖壁黄金色，上有池，池中泉喷涌，酳为百道，皆黄金色。入阿勒坦郭勒，回旋三百余里。入星宿海，为黄河真源。”高宗命四库馆诸臣辑《河源纪略》识其事。阿弥达更名阿必达，大学士阿桂子，附见《阿桂传》。

图理琛，阿额觉罗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，迁侍读。坐事，夺职。康熙五十一年，特命复职，出使土尔扈特。

初，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，假道准噶尔赴西藏谒达赖喇嘛。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奇构怨，阿喇布珠尔不得归，款关乞内属，诏封贝子，赐牧嘉峪关外党色尔腾，嗣阿玉奇遣使入贡，上欲归阿喇布珠尔。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札纳、郎中纳颜赉敕谕阿玉奇，假道鄂罗斯。

五月，图理琛等自京师启行，七月，至鄂罗斯境楚库柏兴。以假道故，待其国察罕汗进止。五十二年正月，许假道，乃行。还乌的柏兴，越柏海尔湖而北，抵厄尔库。鄂罗斯托波尔噶噶林遣其属博尔科尼来迎。噶噶林者，彼国所称总管也。图理琛等欲行，博尔科尼言噶噶林令天使当自水路行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，请稍驻俟之。三月，自昂噶拉河乘舟抵伊摄谢柏兴，登陆。五月，抵麻科斯科，复乘舟自揭的河顺流行，经那里穆柏兴、苏尔呼特柏兴、萨玛尔斯科、狄穆演斯科诸地。七月，至托波尔。其地噶噶林名马提飞费多里鱼赤，迎至廨，留八日。仍遣博尔科尼护之行，抵鸦班沁登陆。自费耶尔和土尔斯科越佛洛克岭，抵索里喀穆斯科，以路泞，守冻十日。复行，经改郭罗多、黑林诺付、喀山、西穆必尔斯科诸地。十一月，至萨拉托付，是为鄂罗斯与土尔扈特界。水自东北来，折而南，鄂罗斯号为佛尔格，土尔扈特号为额济勒。阿玉奇汗驻牧地曰玛努托海，距此十日程，以雪盛不能行。

五十三年四月，阿玉奇遣台吉祥伟征等来迎。五月，图理琛等渡额济勒河，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札尔玛穆特遣献马，却之。六月朔，至努玛努托海，阿玉奇择日听宣敕。图理琛等以上意谕之曰：“阿喇布珠尔而已赐爵优养，欲遣归而牧地，以策妄阿喇布坦方与尔交恶，恐为所戕。尔若欲令阿喇布珠尔归，当自鄂罗斯来迎。”阿玉奇曰：“我虽外夷，然冠服与中国同。鄂罗斯乃嗜欲不同、言语不通之国也，天使归道当察其情状。鄂罗斯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，则我无由入贡矣。阿喇布珠尔荷厚恩，与归土尔扈特同，复何疑虑？”阿玉奇及纳札尔玛穆特等各赠马及方物，图理琛等以越境无私交，却不受。阿玉奇待之有隆礼，留十四日，筵宴不绝。复附表谢奏。图理琛等遂行，由旧路归，鄂罗斯遣护如初。五十四年三月，还京师。

是役也，往返三载余，经行数万里。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，远阻声教。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纡道行。图理琛奉使无辱命，既归国，入对，述往还事状，并撰《异域录》，首冠輿图，次为行记，呈上览。上嘉悦，寻授兵部员外郎。阿喇布珠尔亦遂留牧党色尔腾不复

遣，再传至其子丹忠，雍正中，迁牧额济内河。

图理琛迁郎中。世宗即位，命赴广东察藩库，就擢广东布政使，调陕西。三年，擢巡抚。五年，召为兵部侍郎，调吏部。偕喀尔喀郡王额駙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鄂罗斯界。仍调兵部。六年，追议前定界时，与鄂罗斯使臣萨瓦鸣炮谢天，私立木牌，并擅纳鄂罗斯贸易人入界。又前任陕西巡抚时，将天下兵数缮折私给将军延信，逮问论斩。诏宥免，遣筑札克拜达里克城。高宗即位，授内阁学士，迁工部侍郎。乾隆元年，以老解侍郎任，仍为内阁学士。二年，引疾去。五年，卒。

何国宗，字翰如，顺天大兴人。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命直内廷学算法。五十二年，命编辑《律历渊源》。未散馆，授编修。三迁至庶子。雍正初，授侍读学士，再迁至内阁学士。

三年，命视黄、运河道，奏请增筑戴村石坝，疏浚东昌城南七里河、城北魏家湾及德州城南减河。又以汶、泗泉源纡远，请专设管泉通判。又请修高家堰石堤。上皆允其请，并以高家堰石堤工冲要，命发帑兴修。复奏言：“运河自临清以上，赖卫水以济。卫水源百泉，益以丹、洹二水，其流始盛。请疏百泉为三渠，洹河亦筑坝开渠引水，一分灌田，三分济运。”上从其议。旋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言国宗等奉使所经州县，供亿白金七千六百有奇。上责国宗不惜物力，负任使，坐降调。五年，授大理寺卿。六年，复擢内阁学士，迁工部侍郎。六年，命与侍郎牛钮督修北运河减水坝，并浚引河。国宗等议捍护河西务北堤及要儿渡鱼鳞坝，别开塌河淀下流贾家沽泄水河，建筑三里浅、筐儿港、张家庄诸处挑水坝。上命如议速行。九年，兼河东河道总督。田文镜奏戴村初建乱石、滚水三坝，汶水盛涨，自坝面流入盐河归海。国宗等增筑石坝，水不能过，濒河连年被患。请毁石坝，复为乱石、滚水坝。上责国宗勘工错误，贻害民间，夺官。

乾隆初，起充算学馆、律吕馆总裁。九年，赐秩视三品。寻授左副都御史。十年兼领钦天监正。十三年，迁工部侍郎。